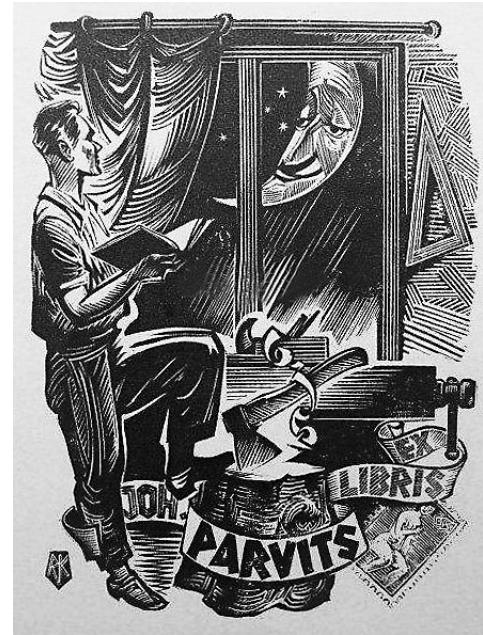


文学阅读与成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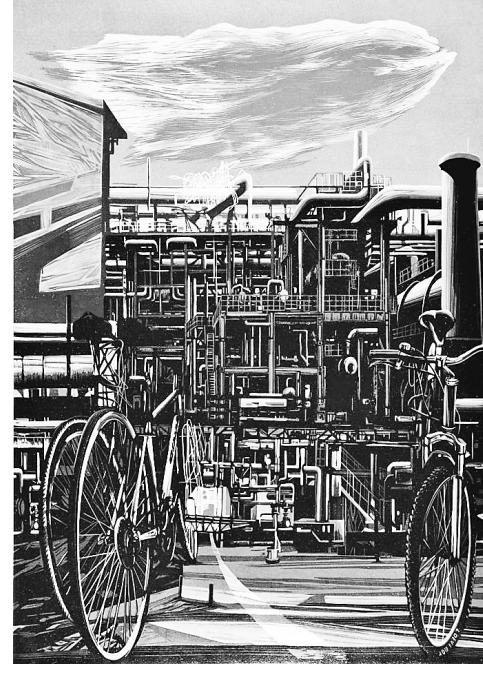
□肖复兴



《读书的木匠》 爱沙尼亚木版画

小镇的最东头儿

□李广生



《述说》 版画 100×70cm 周泗



扫码关注《天鹅》 共享文字之美

那是一种天籁之音

□邵相

或许是因为地处偏远,或许是林区人的独有的淳朴民风,在东方红这片热土上,人与自然相处得是那般和谐融洽,特别是2014年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,本是人迹罕至的群山里少了轰鸣嘈杂的机器作业声,延绵不绝的林海俨然变成了各类野生动物栖息的天堂。人得深山你会同我一般被大自然赋予的亘古未有的宁静所震撼,空山不见人,不时传来的啾啾鸟鸣,让我不禁想起来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: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。”

林海松涛碧波荡漾,山鸟穿梭游碧湖。夏至未至,青山着上绿色霓裳化身碧绿海洋,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,林区人顺应自然规律、依托自然条件、借助自然力量,大力发展育林、兴林工作,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的荒芜山岭上栽种的幼小树苗渐渐枝繁叶茂,变成了参天大树。良禽择佳木而栖,无数的鸟儿在树枝上搭窝筑巢。清晨,鸟儿啁啾喜悦地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傍晚,鸟儿意犹未尽地伴着最后一缕余晖归巢。每当山风阵阵,森林化身林海,尤见碧波荡漾,穿梭在广袤林海中的山鸟好似一叶叶扁舟,畅意地在这绿色生态的海洋里扬帆起航,此般娴静自然是大自然给予人类最好的馈赠。

醉眼松柏花如斗,临近醒眼徙鸟归。

送得走的是清明,送不掉的是愁绪,在淡淡的悲伤中听着山风呼啸,许多往事涌上心头,本以为终会被时间冲淡的恩情之情此时星火燎原。在父亲坟头狠狠地吞下三杯烈酒,双眼泛红分不清是醉眼还是泪眼。因天气尚凉山路硬朗,心中突生登山之意借舒哀伤之情。山上的松柏常绿,高耸笔直挺拔着,小山头上的那颗古

阅读能力可以伴随人一生的成长,可以丰富人的心灵与精神,并能够挖掘出人生的种种潜能。那些文字让人的情感变得细腻而柔韧,善感而美好,如花一样摇曳生姿,如水一样清澈见底……

行与思

我自己买的第一本书,也是杂志,是上海出版的《少年文艺》,一角七分钱一本。那时,我上小学四年级。买到的那本《少年文艺》上,有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一篇小说,是《马戏团来到了镇上》,那篇小说令我印象深刻:小镇上第一次来了一个马戏团,两个来自农村的穷孩子从来没有看过马戏,非常想看,却没有钱,他们赶到镇上,帮着马戏团搬运东西,才换来一张入场券。可晚上坐在看台上,当马戏演出的时候,他们却累得睡着了。

这是我读的第一篇外国小说,同在《少年文艺》上看到的中国小说似乎大有不同,它没写复杂的事情,而是集中在一件事上:两个孩子渴望看马戏却最终没有看成。这样的结局,让我讶异,它在我心中引起了莫名的惆怅,那种夹杂在美好与痛楚之间的忧郁的感觉,随着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的睡着而弥漫开来。马尔兹可以说是我文学入门的第一位老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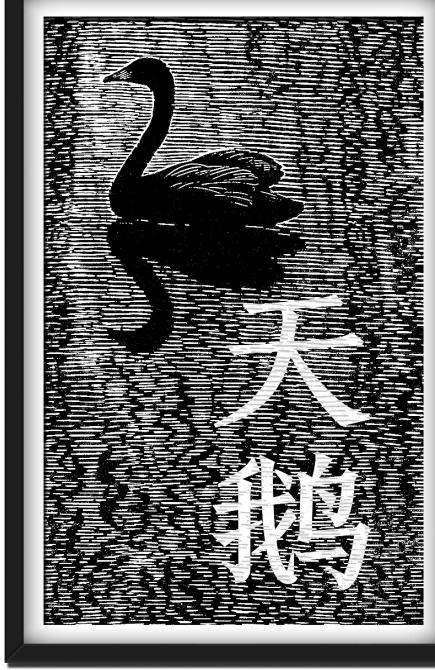
从那时候开始,我迷上了《少年文艺》,以前没有买到的,我在西单旧书店买到了一部分,余下的,我特意到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借到了一部分。无论刮风下雨,都准时到国子监的图书馆借阅《少年文艺》的情景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春天,国子监里杨柳依依,在春雨中拂动着鹅黄色枝条的样子,仿佛就在眼前。

少年时的阅读情怀,总是带着你难忘的心情和想象的,它对你的影响是一生的,是致命的。

就是在《少年文艺》的紧密阅读中,我认识了马尔兹、任大霖、李冠军、冰心等作家,如果没有和他们的邂逅,我一样可以长大,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该会是缺少了多么难忘的一段经历,我的成长路上该会是错过了多少无法弥补的风景,失去了多么丰富的营养,我今天的回忆又该会是多么寡淡无味。我和他们在书中激荡起的浪花,湿润而明亮;撞击出的火花,璀璨而有趣。读书的那段经历,洋溢着鲜活生动的气息,其中哪怕是放大的爱恨情仇,乃至“少年不知愁滋味,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叹息和痛苦,都会在他们的文字中找到幽远的回声。那些文字让我的情感变得细腻而柔韧,善感而美好,如花一样摇曳生姿,如水一样清澈见底,清纯可爱,活色生香。

从某种程度而言,一个人的成长史就是阅读史。那么,一个孩子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阅读,便是浸染在他们成长史上至关重要的底色。

在我看来,以考试为轴心的智商的训练和培养,固然不能丢,但情商在孩子的成长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是无可替代的。而读书,特别是阅读文学方面的书,恰恰是训练和培养孩子情商的最佳路径。对于纸质阅读的重视,能够有助于孩子们阅读兴趣的提高与能力的培养。更重要的是,能够让孩子们热爱读书,并知道如何从书中获取营养、滋润心灵。张爱玲讲:出名要趁早。其实,读书才更要趁早。读书的童子功,从小练就,一辈子受益无穷。



龙江故事

老头,瓦盆以及伤狍子

□于德深

上个世纪60年代初,我只有11岁,在我的老家有一个卖瓦盆的老头。他孤身一人,一头牛、一个木轮车和车上的堆瓦盆,一年四季奔忙在老家的村村落落。他那粗犷豪放类似喊号子的叫卖声,回荡在大街小巷,传导在既荒凉又广袤的松嫩平原那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上。生活虽然有点流浪的感觉,但每天下来卖几个瓦盆也够他喝上两盅,老头倒也觉得这日子算是不错的。

故事要从一个冬日说起。漫天的大雪,吼叫的北风,刮得那广袤原野除了大雪的覆盖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,只有那些争强好胜的小伙子骑着自家的马,带着笨狗,扛着长杆子上拴着套子的榔头,漫山遍野地撵山鸡、打野兔、追狍子,甚至赶狼……

这天,卖瓦盆老头赶着牛车像往常一样,一步一步地跋涉在大雪窟子里,木轮车吃力地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轱辘着,那头老牛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老头一手牵着牛的缰绳,一手把着车辕帮着老牛拉车,深一下浅一下地踩着积雪……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——他看到路旁的树毛子里突然钻出一只狍子来,浑身哆嗦着,腿上流着血,一动不动地瞅着他。老头一惊:好家伙,大冷天正好没有下酒菜,没想到你送到我眼皮底下了!老头刚想拿鞭子再往狍子受伤的腿上狠砸一下,突然狍子跪倒在雪地上,两只眼睛淌着泪,不住地点着头……老头心软了,长叹一声说:你也是一条命啊,生活在黑土地上,和我一样每天都在流浪。运气好了能刨到食,如果像今天这样遇到想吃你的人就沒命了。算你走运,碰到了我。来吧。伙计!他蹲下身子用棉花缠在狍子伤口上,再用棉袍包



《傻狍子》 版画 郝伯义

起来。他看看狍子,又看看远处渐近的打猎人,突然想到了牛车,牛车上装的都是瓦盆,那是我的命根子!咋办?唉,豁出来了!把瓦盆摞上倒出地方给狍子!想到这儿,老头不知从哪儿来的劲,摞好了盆一下把牛犊般的狍子抱上车,顺势摁在车上,严严实实地盖上棉被,又把雪地上狍子流的血和它的脚印趟平、盖好,这才放心地赶着他的牛车往前晃。

原本拉车就很吃力的老牛,又添上只狍子走得更慢了。老头只好在车后面推着,不知是牛在拉车,还是老头在推车,就这样一点点地往前挪动着……大约过了一袋烟的工夫,那帮打猎的人风风火火地骑着马跑过来问:老头,看到一个受伤的狍子没?老头在车后面气喘吁吁地指着身后:钻到树趟子里去了,还一瘸一拐地,看样子受伤了!老人说完头也不抬地继续推着他的木轮车。听到往后面跑了,那些打猎的人旋风似的追了过去,老头偷偷地笑了,用手拍拍车上的狍子说:嗨,活这么大岁数头一次撒谎!

后来,卖瓦盆的老头把狍子带回自己的破马架子(用木杆交叉支起的房子)养了好些天,直到狍子腿伤好了,他才又拉着狍子盖上那床破棉被,放回山林里。几年后的一个冬天,当老头又一次赶着牛车走过那条旧道的时候,看见那只被他救过的狍子在树毛子里站着。不仅仅是它一个,还带着它的一个“小宝宝”。那狍子见了老头不住地点头,两只前蹄子“当当”地抓着地,然后是扬起头来一阵长鸣……老头久久地看着狍子,舍不得离去,直到老头走远了,那狍子依然站在那里,目送着老头……家乡的老人们说,那老头心善,宁愿自己的瓦盆碎了,也不让狍子被人抓去。后来听说老头一直活到80多岁才走,家乡人说,老头心好,积德了,好人有好报,托了那只狍子的福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那个卖瓦盆的老头早已作古,被他救助过的那只狍子也该随着岁月而去了,然而因卖瓦盆老头的良知和善良而后来繁衍的生灵,一定会给美丽的大自然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

《绿风》 版画 59×119cm 晁楣

听听百鸟颂歌,那是一种天籁之音,一种纯自然的不夹杂任何粉饰的绿色音乐。或婉转,或高亢,或嘹亮,或悠长,倾心地品味鸟类的声音,不亚于欣赏一场高质量高水平的音乐盛会,听鸟鸣正是我乐此不疲登山踏林寻山鸟的主要动力。

也许是生来多情的关系,每每享受完飞鸟予我欣喜的同时我都会不由地感到一丝不安,此生之年我定会不辱林业公安使命护山鸟安好,有望我此生不见飞鸟落羽之模样,不闻飞鸟血啼之哀伤。